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道園學古録卷五

詳校官助教臣謝登㒞

道園學古録卷五 在朝稾五

元 虞集 撰

雲南志畧序

京師西南行萬里為雲南雲南之地方廣葢萬里在憲宗時世祖師師伐而取之守者弗能定既即位奠海内使省臣賽達克齊往撫以威恵沿其俗而道之善利填以

親王貴人者四十年方是時治平日臻士大夫多材能樂事朝廷不樂外官天子閔遠人之失牧也常簡法增秩優以命吏而為吏者多徼幸器名亡治術亡惠安遐荒之心禽獸其人而漁食之亡以宣布德澤稱旨意甚者啓事造釁以毒害賊殺其人故暴悍素不知教宽憤竊發勢則使然不然舍生樂死夫豈其情也哉嗟夫簞壺迎傒之民日以老死且盡生者格於貪吏扈率以自遠於恩化其吏士之見知者亡所建白馭於中者不識

察其情狀一隅之地常以為中國憂而論治者卒未究其故不亦悲乎河間李侯京繇樞廷奉使宣慰烏蠻雲南一部也始下車未及有所施會羣蠻不靖廵行調發餽給塡撫周履雲南悉其見聞為略志四卷因報政上之集嘗披而讀之考其生産風氣服食之宜人物材力之愚智勇怯山川形勢之阨塞要害而世祖皇帝之神威聖略槪可想見未嘗不俯伏而感歎也其志曰張喬斬姦猾長吏九十餘人而三十六部盡降諸葛孔明

用其豪傑而財賦足以給軍國史萬歲貪賂隨服隨叛梁毗一金不取酋長感悦李知古以重賦僇尸張虔陀以淫虐致亂死者至二十餘萬中國卒不能有之此於事至較著明白者也其術不甚簡易乎有志之士尚有所覽觀焉至讀其紀行諸詩必有悲其立志者矣

稾城董氏世譜序

維先王建國邑命氏族以報功德之臣其功德有厚薄而子孫有盛衰也不可以無維持之法故因其嫡庶親

踈而等殺之為之大宗一以重其本為之小宗四以聯
其支然後本原之深固者得以暢達蕃衍而末流餘澤
雖或小有閒斷者其勢盤固錯互亦不可動此三代之
際功臣世德之家所以傳代歷次至於數十百年與其
國家相為終始者也然其法之廢久矣漢初羣臣未有
無功而侯者及其見絶遂散為民庶降為庸保後雖欲
稍收合而封樹之往往又泯沒而可續者無幾是豈其
澤固若是斬然哉亦維持者無其素耳魏晉下逮隋唐

徒以百官名臣之族姓家有譜諜官有簿狀昏因選舉互為考證子孫亦有所顧賴而世系因得不失故雖世代促迫功烈不及於古後之君子猶有所徵焉故曰宗法立世系明則世臣多而朝廷之勢尊於乎有國有家者可不思古之成法而補今之不足也與吾於國家功臣之系得稾城董氏功德事狀思見其子孫之能長久也乃為録而序之以附其家傳使其後之人猶有考於其本而知所維持焉則庶幾先王之遺意也譜曰董氏

出董父者以字為氏出陸終之子參胡者姓董以姓為氏其在槀城者墓有遺石表曰御史大夫然中更亂離不知何代人亦不知其所自氏今定譜自其可知者世别而備書之

高唐李氏世譜序

高唐李氏譜一篇李處恭所自撰也維昔黄帝之子孫分國受姓尊宗别庶歷堯舜三代數千年見諸傳記敘次可覩而漢隋唐之際名家巨族莫不有述葢古之人

重譜諜如此嗚呼由厥初生民而至於化育繁殖無窮矣然傳緒由世德故多不齊或隱或著或微或盛或久或近或廢或興時世推遷泯然中絕者何可勝數而獨於其中形蛻氣禪緜緜延延幾千百傳得至於今日而得聞者殆非偶然之故或者昧於世德莫究所自始豈皆忽焉墜之亂離相仍不幸散軼而氏族所因起固多不可强推者唐人實尚氏族而李氏之譜曰李氏嬴姓自咎繇世官大理為理氏由利貞食李逃生為李氏蓋

難徵矣且唐有天下之日隴西之外别族尚多其以功賜國氏者又多至十數族分合之由久而淆混雖有博識精别之士亦將若之何哉故嘗感歎而為之言曰夫人之生體性一本也氣形一初也而何别異之有然子孫之於祖考雖若邈焉溟漠而精神貫通䰟氣之復肹蠁之交感應无間焉可誣也是故前乎今而億萬年不可知矣後乎今而億萬世亦不可知矣不可知則亦末之知已而孝子曽孫之處乎其間者必有事焉則不可

以不知也夫然則今之君子感傳緒之在茲遡世德之
不易盡亦求知於孝子曽孫之所當知者乎如此可謂
知所重矣

田氏先友翰墨序

女真入中州是為金國凡百年國朝發迹大漠取之士
大夫死以十百數自古國亡慷慨殺身之士未有若此
其多者也於乎中州禮樂文獻所在伏節死誼固出於
性情也哉彼其人固知天命所在寧輕一死而不顧吾

知其感於中者深矣及余來中州追其哀憤之遺意將次序其事以待來世已七八十年故老莫有存者簡冊無所於徵未嘗不為之流涕而太息也間從將相故家竊問世祖皇帝初時事云當時豪傑不死者莫不起為世祖用不起者竟老死然其才皆足以用于世於乎此其不輕於一死者固亦非淺丈夫也蓋以是知世祖之聖神無敵於天下矣大德七年夏兵部員外郎彰德田君師孟緝其先友手翰為一卷使余為之序余讀其辭

而悲之蓋其憤欝哀壯稱余所謂豪傑者多在是楊弘道字淑能淄萊人王盤字文炳東平人姚樞字公茂中書左丞謚文獻徒單公履字雲甫女真人高鳴字雄飛太原人張豸字義夫彰德人趙復字仁卿楚人楊雲鵬字飛卿椒舉字彥舉關東人不覊詩有律劉百熙字善甫燕人平玄字浩然真定人郭可畀字仲通渾源人楊果字正卿中山人薛玄字微之洛陽人曹居一字通甫燕人杜仁傑字善甫濟南人善謔趙著字光祖燕人大

俠張楧字孝純田文昺字仲德衍之先君子也史噩者其鄰人詩文總八十五衍師孟名六月庚戌西蜀虞集序

游長春宫詩序

國朝初作大都於燕京北東大遷民實之燕城廢惟浮屠老子之宫得不毁亦以侈麗瓌偉有足以憑依而自久是故迨今二十餘年京師民物日以阜繁而歲時游覯尤以故城為盛獨所謂長春宫者壓城西北隅幽迥

亢爽游者或未必窮其趣而幽人奇士樂於臨眺往往得意乎其間大德八年春集與豫章周儀之四明袁伯長宣城貢仲章廣信劉自謙廬陵曾益初始得登於其宮之閣而觀之神京雄據之勢瞭然几席之間於是古昔之疆理近代之興廢因得指而論之信可謂奇觀者矣嗟夫遠蹈幽隘者无與乎宏達之觀近為世用者何有於閒曠之適今吾六人者幸生明時以得從事於斯也然而簡書責任之所不及迺得以其深懷遠志一肆

夫登臨覽觀之勝豈非天與古之能賦者其有哀樂虧成必托歌詩以見志茲獨不可相與諷詠以待夫後之知者耶況乎人生出處聚散不可常也解后一日之樂固有足惜者矣豈獨感慨於陳迹而已哉乃以蓬萊山在何處為韻以齒敘而賦之得古詩六首別因仲章所賦倡和又得律詩十有三首稡為一卷謹敘而藏之

送許世茂詩序

某嘗言於袁伯長曰先王之澤及於人深且厚矣而杞

宋文獻之無徵則歷年久而益忘之故也故國之亡垂三十年而百世禮樂之淵懿淪落銷刻其存无幾者何也上之君子將有事於制作或者求而訪焉則其所取徵不其微乎嗟夫斯文之興喪信非其人之所能為而眇焉獨繭之緒寄諸其人者焉可誣也且其殷然一世之下毅然千古之上脩其事終其身以俟不自棄亦不自獻者是蓋故家遺族不忍以其積委之久遂就於湮微者也或者不察將以為與持深挾高之士計數於一

日猶瞠然瞯之亦獨何心也哉伯長聞而解之曰物之盛衰迭為消息理則固然昔之著見於世者甞盛矣且子適當其微而何怪其然也及許君世茂上計畢事將歸于武昌乃謂某曰度德論世同於舊者益寡而清慎雅厚若世茂者又當遠去而弗能相左右信乎微者之未遽振也率周儀之貢仲章作詩以送之維吾蜀詩書之故家而近者十數互有昏因師友之好而許與我今家江之西故其作送許世茂詩序

李景山詩集序

古之人以其涵煦和順之積而發於詠歌故其聲氣明暢而溫柔淵靜而光澤至于世故不齊有放臣出子斥婦囚奴之達其情於辭者蓋其變也所遇之不幸者也而後之論者乃以為和平之辭難美憂憤之言易工是直以其感之速而激之深者為言耳盍亦觀於水夫安流无波演迤萬里其深長豈易窮也若夫風濤驚奔瀧石險壯是特其遇物之極於變者而曰水之奇觀必在

於是豈觀水之術也哉余讀景山之詩而有感於此矣景山蚤歲即起家掌故樞府不數年遂長其幙方驟用而遽坐廢蓋五年而後宣慰雲南三年而報使移病歸鄉里者又二年矣二十年間為詩凡數百篇而雲南諸作尤為世所傳誦豈非感激於其變者然哉然余觀其樞府所賦乃多在於西山玉泉之間其雲南之詩至自敘曰其辭或傳幸得托於中州人士之末雖能悲宕動人察其意則能深省順處无怨尤忿厲之氣其居鄉諸

作放曠平易又若初未始更憂樂之變者余因歷考其所遇而察其所立言者有以見其所存者庶幾不繆於古之人矣而徒以雲南之作知景山者特未盡窺景山者也景山於書無不讀而酷好老子於古之人無不學而獨慕白樂天然則其能廓然以自廣脫然以自處者殆有由來也景山年未甚高而學道方力後此而有作余將不足以窺之也夫景山姓李氏名京河間人鳩巢其自號也故其詩總題曰鳩巢漫稾虞集序

女教書序

女教之書者相人許獻臣之所輯録也古之王者理陽教以治外后理陰教以治内未有無教而可以為治者也其教之之具男子則王宮國都閭巷之學禮樂射御書數之文是也女子則織紝組紃之工宗室籩豆之奠姆師之訓誦詩正事之聞是也其事則見乎日用常行之間父子兄弟之倫男女夫婦之別飲食衣服之制冠昏喪祭之禮者矣曰女子處乎閨門之内從乎人而無

所專制者也其教之也亦若是其備耶嗚呼盡亦觀於周南召南之風乎本乎后妃達乎諸侯之夫人大夫士之妻以至閭巷田野之婦人女子皆有以涵泳乎深仁美化處乎身而發乎言者從容動合乎禮法此先王之盛所以後世莫之及也語治道者豈有遺於此哉先儒君子所以示吾學者大綱細目罔有遺軼然猶有不能致知而力行者言女教者近幾絶響自非詩禮之家見聞之習與夫天資之本美者其不陷溺於流俗者幾希

此固知治者之所憂也獻臣之書六篇畧倣朱子小學之書類例本之經以端其原因乎禮以道其別摭先儒之言以極其理參傳記之事以適其變而女事備矣君子之立言貴乎有益於風教此書其殆庶幾乎獻臣學正學行正行居親喪以能喪聞居官以能官聞有子擢進士高第為時聞人其成教於家者可見矣書豈空言云乎哉

送文子方之雲南序

自昔著作之廷職在討論文學材藝之士處之無所與

乎有司之事也而文君子方方之在是官前既出受交趾方貢今又分典選事於雲南何其賢勞也廷議嘗以子方為刑部主事辭不就意若避劇要也而特無憚遠於是行何也子方之言曰世祖皇帝之集大統也實先自遠外始故親服雲南而郡縣之鎮之以親王使重臣治其事自人民軍旅賦役訟獄繕脩政令之屬莫不總焉獨不得承制署置屬吏耳凡其仕者服冠帶治文書內地之人與土著豪傑參伍而雜處使其皆受命于朝而

後仕也則道里遼遠將不勝其往來每三歲輙遣使者往即而臨定焉比於閩蜀二廣祖宗制法之意微矣且選調之法自中書吏部才得擬其七品以下其上者固遣命於朝廷今使者之出雖三品之貴猶得按資格擬所宜居官以聞其下者如使者所命即治其事歸報出成命授之其重如此是以嘗遣大官若精强吏以往自有成法以來行之四五十年未嘗使疎遠文人以館閣之職行也而執政者選擇而使之然則有不得而辭之

矣嗚呼可謂知所重輕也哉或曰古之仕者不出其國命於天子才一二人耳其餘皆其國之人也故其察之也審而用之也當後世雖小官必命於京師而其集者衆選曹不復能察其賢否徒以歲月先後多寡以為差次此世之通患也然猶以吏部之官數人攷覈討論而後其文具乃始論定以官之蓋亦容矣今遠方雖曰姑俟闕畧然使者馳萬里乃至直取其姓名員闕而閒也亦暇於詢攷而聽察其人乎茍比而錄之則一利刀筆

一日治之有餘矣何足以勞吾子方也耶曰不然古之言使乎使乎者天下之達材也遠險之國玩於承平久矣風俗移易之漸政令張弛之故利害之消長險易之通塞治忽之朕兆情偽之幾微與夫奇材偉器之當以名聞者至者有弗能知也知者有弗能察也察者有弗能言也言者有弗能達也國家所以明見萬物之外而制之者將何以哉子方知足以周事慮足以及遠辯足以達情勇足以致用是行也使遐鄙之吏民聽其議論

而觀其施設悚然驚愕以為雖一乘之使其風采才畧如此莫不充然而歆羨恬然而厭服知朝廷之有人也非子方其孰能與於此乎同朝之士以其行之遠也慕回路相贈之誼皆為歌詩以遺之嗚呼殆亦難為言哉將言其設施之方與則子方素慮已定不待於人言也將言其山川風物之美與則子方將親歷之固能賦者也則果難為言矣雖然跋涉之餘公事之暇能無少休乎試取而詠之亦足以見思慮之深導夫性情之正矣於

是察所以期望之意其亦有發於小知大受之辯矣哉

題史秉文資陽故譜序

某嘗聞父兄言二百年間眉山史氏之盛也方其盛時蓋一時兄弟至數百房而四明諸史世相封王富貴之極東南無與並者其稍後真定之史際遇國朝推其所自大抵皆本太史佚之後云其族三處皆各極一時之盛尤它族之所無也秉文氏出其資陽故譜石刻固亦眉之分也資陽之族猶二百房則散在它郡者可推而

知己今資陽譜惟秉文一人以文學仕于朝又能追求先世墳墓譜系於故鄉湮翳之後誠可尚也今蜀史之在東南嘗見興化史君葯房翁諱孝祥則學齋祕監先生諱繩祖之令子也興化與先蜀倅兄弟也興化之子以蔭官江西州縣而嘉興路經歴繩武正翁者則通鑑釋文之曾孫也近有台孫景星者嘗歴浙東帥府掾教官也來求誌其五世祖母出蜀時殺身存後之事其它以儒學教授田里及浮湛民間尚多不及僂數而某不及

知者亦多也葯房家在江陰正翁家長沙而景星遂真為湖州人矣嗚呼以數千百房之子孫而其所知者僅若此不亦悲夫其外祖楊侍郎亦眉山人當其盛時不減諸史而仕宦顯著者猶多今外祖惟有孫一人與其兄弟同寓江西族人甚少因見東文所題族望益重感慨云

送集賢周南翁使天壇濟源序

先王之禮莫嚴於事天矣國朝大德十年始雜采周漢

唐宋儒者之說為壇於國南門外曰圜丘以祀天嘗以大臣攝事國有大典禮當請命則於是告焉而竊聞祖宗之制天子與后親祀天必更服服甚質禮甚簡執事者非世族其先祖嘗與祀事者不敢與今道家方士之為祀也為壇於其宮中設祠具用致上帝治文書檄凡鬼神之可名者以多為貴用其弟子行事盡七日若九日乃成然後範金為龍形貿以玉刻符凡二一曰山簡寘之名山深穴一曰水簡即大川沉之曰將通信於

上帝蓋近沉瘞者云至大四年辛亥四月壬寅朔有旨命大長宫道家方士用其法為祠既祠將致其所謂簡者於天壇之山濟水之瀆而集賢周君南翁實受命以行君嘗事上青宫為文學之臣天子事天尊神之禮畢見於此其尚克敬致之於戲禮樂之制作大備極太平之盛典將在今日矣使且復命當受蘧用漢文召賈生故事得使對從容論說庶幾原理之本推致其節文之宜而陳之也夫

送彰德經歷韓君赴官序

木之為器以利民用者非生而成形也欲圓者取以為規欲方者取以為矩居者取以為屋室行者取以為舟車揉之為弧矢屈之為桮棬惟其有是材也因夫人之所急定之為器以致用焉人亦猶是矣其生也初未有士農賈吏之名儒墨名法之習也時有所尚則羣趨之時尚黄老則趨黄老時尚申韓則趨申韓時尚儀秦則趨儀秦尚風節則有黨錮尚標致則多清談非生而然

也時之所尚人之所趨則豪傑者必為之先故尚黃老則人材出黃老尚申韓則人材皆申韓尚儀秦則人材多儀秦黨錮之禍多奇節清談之流俱雅人非此數者之能為人材也豪傑者趨其所尚而表表然出乎其間矣國朝之始定中原也其先離亂傷殘之日久矣老儒學士幾如晨星末之為繼而天下初定圖籍文書之府戶口阨塞之數律令章程之故會期征役之當趨赴奉承之勞蓋必有足其用者也而操它業者不得與於此

也於是貴富之資公卿之選胥此焉出矣然則豪傑之士舍此奚進哉豪傑由是而進則名是業者沛然足以周當世之用也無疑矣邇者聖上嘉尚儒學而爲儒者或以迂緩異懦取訾笑嗟夫非儒者之不足用也儒之名久不振非有特立獨行之識量不足以究其至而世之所謂豪傑有貴富公卿之器以足用夫世者不屑有是名故也誠使一日表章之則向之所謂豪傑有貴富公卿之器以足用夫世者必折而從此矣果折而從乎

此則其業之所講志之所存術之所操豈不益有可觀者
哉故愚嘗以為人非生而有習業之專名也時尚有以
駈之耳必也端其尚而正其趨使夫人繇經術道誼以
達其材而廣其用則未必徒見表於書計便給而已也
京師自昔稱浩繁而今尤盛為吏者素號精敏猶或不
給然府總其大而已身親治之者迺在所謂警巡使使
之佐曰判官尤責任之藂委者也衛輝韓君守敬自刑
曹以明法成名來爲之恢恢乎其有餘也政成選為中都開

寧尹又選為彰德路總管府經歴余嘗觀其材蓋練於事而敏於成功者也使贊畫諾於臺省猶優為之況一郡乎信乎人材之不徒見也余為成均博士時其子豫縣國子生選為監學典籍從余且久君之適相也來求序其事以徵詩於大夫君子能賦者必有以贊其行矣

延祐甲寅九月辛未虞某序

送蘇子寧北行詩序

士大夫出處貴乎知所重輕義命是也而人知者鮮矣

是故有合乎此者可不識哉和林城控制要害北邊重藩往時朝廷歲出金繒布幣餱糧以實之轉輸之事日日相繼猶以為未足又捐數倍之利募民入粟其中亦不可勝計由是遂為殷富又嘗有大臣鎮撫經理之安庶比於都會仕有不次之擢賈有不貲之獲而僥倖之民爭趍之矣邇者一旦邊警遽至非亡則隨喪失其所主守緩急無一可賴者何也人素不知義不守法故也延祐丁巳真定蘇君白樞庭出長其幙府受命之日不

復內顧其家廷議壯之方是時使往者多憚行使蘇君
計其資非不足於美官京師也然毅然當隆冬衝犯寒
雪遠出萬里無所避非所謂知重輕者乎蘇君昔從御
史按事北邉將竟其法或謂邉事宜少寛假蘇君持之曰
不可遠人素無教漸不可長何得以茍徇免當使明知
國法凡為臣子之義後不敢犯乃所以假之也予嘗聞
其言而識之鄉使後君往者皆持法守令其吏民知分
義黑白豈至如今日哉今此行其能有所設施矣或曰

方無事時常人饗其利少值艱難則君子當之不亦偏乎予應之曰理固然矣且蘇君之志決矣第觀其還報成功于天子可也朝賢送之者皆以歌詩而蜀郡虞某為之序

送李亨赴廣州教授詩序

明道先生嘗欲聚賢能於太學而教之使以分教天下此誠一道德以同風俗之成法也許文正公初教國子精擇名家高材者以為伴讀如今翰林承旨姚公故按

察副使白公彦隆其人皆傑然有以表襮於世于後伴讀之選拘於例然既受教國學歲久即以次出教外郡則庶幾明道先生之遺意而其教之淺深則又係諸其人非法之罪也番陽李生亨入學數年會同舍生某者為太常禮儀院判官得幸令上於東宫以生苦學薦擢為伴讀三年得授廣州教授苦志敏學在國學之日久其所講明者固將推以行諸一郡也廣為極南一大都會昔者儒先人之轍迹猶有可識而其郡之人亦嘗有

大名法節具見於世者幸毋以逺而忽之也官成而歸君子將有徵焉教授勉之矣將行之日自大司成以下皆有詩餞之愽士虞某為之序

送廉充赴浙西憲司照磨序

國朝建學之初以許文正公為之師其弟子往往鉅公名卿才大夫也及門者猶藉其門得美仕至于今不絶國學既立人才由此出為時用者相望也然特起驟為大官者常因其族而不盡以諸生選而其人猶曰吾嘗受

教國學云耳其由諸生選者三歲一貢貢凡六人其初受官上不過七品今天子即位始特詔歲貢六人而予官自六品以下皆有差於是取材甚急責效甚嚴矣臺臣體聖上之意察於諸生之中得廉生焉以為浙西憲司屬生系出西方之貴族自平章公以英材雄略清節重望事世祖皇帝得以廉為氏其子孫皆貴近顯用出入中外天下無不知者生之來學也其兄今中丞公嘗賓與臺之長貳覲致天子之命焉而生也不矜不揚退

然就列執經問義歲無曠日友生服其敏師資許其道而生之名著矣此臺臣所以取而用之也然生之家世若此則生以貴官起人孰曰不可今憲幕八品官耳而君子樂道之者以其由諸生選而非常貢也以臺臣之取於諸生者前所未有也以生之族貴而得小官兢兢然若弗勝無自足之容無不足之意也生之行其友皆歌以餞之而請序於僕僕曰子行矣及子之還君子曰是能不倍其學以無負於教育者則庶幾勉之哉

送李擴序

國學之置肇自許文正公文正以篤實之資得朱子數書於南北未通之日讀而領會起敬畏及被遇世祖皇帝純乎儒者之道諸公所不及也世祖皇帝聖明天縱深知儒術之大思有以變化其人而用之以為學成於下而後進於上或踈遠未即自達莫若取侍御貴近之特異者使受教也則效用立見故文正自中書罷政為之師是時風氣渾厚人材樸茂文正故表章朱子小學

一書以先之勤之以灑掃應對以折其外嚴之以出入
游息而養其中掇忠孝之大綱以立其本發禮法之微
權以通其用於是數十年彬彬然號稱名卿材大夫者
皆其門人矣嗚呼使國人知有聖賢之學而朱子之書
得行於斯世者文正之功甚大也文正没國子監始立
官府刻印章如典故其為之者大抵踵襲文正之成跡
而已然余嘗觀其遺書文正之於聖賢之道五經之學
蓋所志甚重遠焉其門人之得於文正者猶未足以盡

文正之心也子夏曰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程子曰聖賢教人有序非是先教以近者小者而不教之遠者大者也夫天下之理無窮而學亦無窮也今日如此明日又如此止而不進非學也天下之理無由而可窮也故使文正復生於今日必有以發理義道德之藴而大啓夫人心之精微天理之極致未必止如前日之法也而後之隨聲附影者謂修詞申義為玩物而從事於文章謂辯疑答問為躐等而姑因其師長謂無所猷為

為涵養德性謂深中厚貌為變化氣質皆是假美言以深護其短外以聾瞽天下之耳目内以蠱晦學者之心思此上負國家下負天下之大者也而謂文正之學果出於此乎近者吳先生之來為監官也見聖世休明而人材之多美也慨然思有以作新其人而學者翕然歸之大小如一於是先生之為教也辯傳註之得失而達羣經之會同通儒先之户牖以極先聖之閫奥推鬼神之用以窮物理之變察天人之際以知經綸之本禮樂

制作之具政刑因革之文考據援引博極古今各得其當而非夸多以穿鑿靈明通變不滯於物而未嘗析事理以為二使學者得有所據依以為日用常行之地得有所標指以為歸宿造詣之極噫近世以來未能或之先也惜夫在官未久而竟以病歸嗚呼文正與先生學之所至非所敢知所敢言也然而皆聖賢之道則一也時與位不同而立教有先後者勢當然也至若用世之久速及人之淺深致效之遠近小大天也非人之所

能為也僕之為學官與先生先後而至學者天資通塞不齊聞先生言或略解或不能盡解或暫解而旋失之或解而推去漸遠退而論集於僕僕皆得因其材而達先生之說焉先生雖歸祭酒劉公以端重正大臨其上監丞齊君嚴條約以身先之故僕得以致其力焉未幾二公有他除近臣以先生薦於上而議者曰吴幼清陸氏之學也非朱子之學也不合於許氏之學不得為國子師是將率天下而為陸子静矣遂罷其事嗚呼陸子豈

易言哉彼又安知朱陸異同之所以然直妄言以欺世拒人耳是時僕亦孤立不可留未數月移病自免去鄧文原善之以司業召至會科詔行善之請改學法其言曰今皇上責成成均至切也而因循度日不惟疲庸者無所勸而英俊者摧敗無以見成效議不合亦投劾去於是紛然言吳先生不可鄧司業去而投劾為矯激而僕之謗尤甚悲哉歸德李擴事吳先生最久先生之書皆得授而讀之先生又嘗使來授古文故於僕尤親近

去年以國子生舉今年有司用科舉法依條試之中選將命以官間來謁曰比得官猶歲月間且歸故鄉治田畝益得温其舊學請一言以自警會僕將歸江南故略敘所見以授之使時觀之亦足以有所感而興起矣

送頗斡赴建德總管序

國朝右武而尚功將帥之家以世相繼下至部曲裨佐無異制也雖有卿相之貴賢勞之著延賞各有分限不得而並焉昔在世祖皇帝混一海内布爪牙干城於内

外遐邇星列棊置聯絡相承定其武功統率之大小衆寡以次受職其子子孫孫勿俾廢墜非有大故未有絶而不續者蓋於國家相為無窮者也故後此者非有竒勲偉伐則未有能得與乎其間者矣噫國家之所以待之者不亦重乎國子楊思睿進曰吾今而後知武功之所以為重也思睿之所親見頗斡君之領軍江海之上竊以為未足乃今而後信其所得之遠且久為可貴也君以金源之貴族事武宗皇帝於潛藩以治文書為職

事武宗憫其勤勞書其名封以金壐使樞府如而用之
皇太后及今上皇帝之在潛邸也以君屬樞府如武宗
之旨皇慶二年始佩金符長千兵於懷孟之軍而鎮建
德焉當武宗之龍飛一時被遇恩寵富貴赫奕熏灼天
地者何可勝計可謂勝矣然或不能自久者物理當然
耳非上之恩意不足也君以十餘年之後始即軍事於
外郡若不必為幸然久而傳之子孫可以無窮以彼視
此所得果孰為多乎延祐初元之三月近臣以君入見

嘉禧殿聖上顧而念之若曰所佩金符故敝何以示遠人寵舊功更命尚方以新製者賜之天下之長千兵者多矣宥府歳奏所當得者以百十數孰得此於盛明之朝也哉君賢而樂善其被遇固當異於常人也歟請叙其言以遺之予曰人材者有國者之珙璧重寶也賢而樂善誠如君侯者其將傳所授於其後而以才能見用於顯要無難矣吾固將望之豈徒曰送之云乎

經世大典序録

欽惟欽天統聖至德誠功大文孝皇帝以上聖之資纂承大統聰明睿知度越古今至讓之誠格于上下重登大寶天命以凝於是闢延閣以端居守中心之至正慨念祖宗之基業旁觀載籍之傳聞思輯典章之大成以示治平之永則迺天歷二年冬有旨命奎章閣學士院翰林國史院參酌唐宋會要之體會稡國朝故實之文作為成書賜名皇朝經世大典明年二月以國史自有著述命閣學士專率其屬而為之大師丞相荅剌罕大

平王臣燕帖木兒總監其事翰林學士承旨大司徒臣阿憐帖木兒奎章大學士臣忽都魯篤彌實奎章閣大學士中書右丞臣撒迪奎章閣大學士大禧宗禋使臣阿榮奎章閣承制學士僉樞密院事臣朶來並以耆舊近臣習於國典任提調焉中書左丞臣張友諒御史中丞臣趙世安等以省臺之重表率百官簡牘具來供給無匱至於執筆纂脩則命奎章閣大學士中書平章政事臣趙世延而貳以臣虞集與學士院藝文監官屬

分局修撰又命禮部尚書臣巙巙擇文學儒士三十人給以筆札而繕寫之出內府之鈔以充用是年四月十六日開局倣六典之制分天地春夏秋冬之別用國史之例別置蒙古局於其上尊國事也其書悉取諸有司之掌故而脩飾潤色之通國語於爾雅去吏牘之繁辭上送者無不備書遺亡者不敢擅補於是定其篇目凡十篇曰君事四臣事六君臨天下名號最重作帝號第一祖宗勲業具在史策心之精微用言以宣詢諸故老

求諸紀載得其一二於千萬作帝訓第二風動天下莫
大於制誥作帝制第三大宗其本也藩服其支也作帝
系第四皆君事也蒙古局治之設官用人共理天下治
其事者宜録其成故作治典第五疆理廣袤古昔未有
人民貢賦國用係焉作賦典第六安上治民莫重於禮
朝廷郊廟損益可知作禮典第七肇基建業至于混一
告成有績垂遠有規作政典第八刑政之設以輔禮樂
仁厚為本明慎為要作憲典第九六官之職工居一焉

國財民力不可不慎作工典第十皆臣事也以至順二
年五月一日草具成書繕寫呈上臣集等皆以空疎之
學謬叨委屬之隆才識既凡見聞非廣或疎遠不知其
避忌或草茅不識其憂虞諒其具藁之誠實欲更求是
正疎略之罪所不敢逃竊觀唐會要始於蘇冕續於崔
鉉至宋王溥而後成書宋會要始於王洙續於王珪至
汪大猷虞允之二百年間三脩三進竊惟祖宗之事業
豈唐宋所可比方而國家萬萬年之基方源源而未已

今之所述粗立其綱乃若國初之舊文以至四方之續報更加搜訪以待增脩重惟纂述之初猷實出聖明之獨斷假之以嵗月豐之以廩餼給之以官府之書勞之以諸司之宴禮意優渥聖謨孔彰而纂脩臣寮貪冒恩私不稱旨意下情兢懼之至惟陛下矜而恕之謹序

張師道文藁序

蒙養先生文集若干卷者故翰林直學士嘉興張公諱伯淳字師道之所著也公少年時與吳興趙公子昂為

中表人物相望至元中子昂召拜兵部郎中而公用薦者言除閩憲幙薦者又言所薦非為幙府求人也乃白海隅召至闕得見上論事數十條皆當世急務辭意剴切上為動容聽之命就中書與執政以次議舉行其一曰罷冗官方條具其事而大官貴人已不悅曰何物遠人欲奪吾官使揵者侯諸塗要擊之幾不得免而事已寢罷公遂留翰林大德中天子命近臣修時祀於嶽瀆必老成慎重者公在遣中公以老病辭行久之遂不起

至大延祐之間趙公受知聖明大見顯用而公已不及時論惜之自公之亡至于今二十有餘年中外大夫士多能誦公所為世祖言者思見其議論而想其風采邈乎幾就泯沒未嘗不為之慨嘆也今其孫炯輯其文而傳之使來者知公之才雖不及盡用而可見者猶在於此此固孝子之心亦大夫士之意故為序其端云

忠史序

忠史者番易楊玄所著也玄之大父死於宋咸淳末玄

傷其事不著於世故為是書列夏商以來末至宋而止得以忠可書者八百餘人泰定初元以其書來京師國史與學省皆是之上送于朝有司不以聞凡三年不遇而歸且行來求一言以為識某曰於乎其當讀橫渠張子之書以為事親猶事天也著文以為銘嗟乎事君亦猶是矣孔子謂子文忠矣未知焉得仁而謂微子箕子比干為仁而不及忠也然則非善事天者其孰能於與此乎而古今之言忠或以一事自見槩可謂之忠矣必仁

也然後無慊於斯乎予嘗薦玄不報心竊愧之姑推能忠之本原以廣其著述之意云耳

送憲部張樂明大夫使還海東詩序

高麗於國家有甥舅之好是以王國得建官擬于天朝他屬國莫之敢也樂明為憲部蓋秋官之長也攷諸故實周有大司寇魯亦有司寇夫何慊乎樂明以其君之命請善醫乎尚方使事之間乃從士君子問文學以為樂不亦善乎於其還也歌詩以送之而僕題其卷首云

昔箕子之以洪範告武王也其疇九而政居其一焉政之為目八而司寇居其一焉範之所陳凡開物成務之故天人之際事理之通蓋無不備焉刑也者有國家之所至慎重者也而僅及司寇之名者豈無說乎吾聞之矣彛倫敘則九疇錫彛倫斁則天不畀之矣彛倫敘矣則刑復何用哉雖然儆夫有位則亦有言矣若曰惟辟作福作威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臣而有是凶害隨之刑之措不措良係于此乎東方之國有箕子之遺

教在焉而樂明又任其司寇之事故予得以為說而序之

易啓蒙類編序

朱子之論傳易者曰邵傳羲畫程衍周經蓋欲求乎羲文周孔之易舍邵子程子之學則莫之能進矣朱子著易本義多補塞程子之義又作易學啓蒙原圖書卦畫而先天之說可得而窺焉然獨怪夫邵子程子並生一時居甚近也道同出也年又不相遠也而叔子註易傳

不聞與邵子有所講明而伯子嘗謂邵子之學為加倍法後問之則又以為忘之矣及聞其講風天小畜與天附地地附天之說迺歎曰嚮嘗聞此於茂叔矣噫豈非三君子之易學莫逆於心而無所問辨故無以傳聞于後世也歟是以朱子有易學啓蒙之書者蓋言蒙者之始求於易不可不自此而啓其端也某嘗竊學是書而未之有得及與今國子祭酒魯公同司業成均為學者互相發明此書以為教數年之後友朋之間亦獨聞魯

公以此為意而歎其不倦不厭也新安程璹以所著類編相示則蓋取朱子與門人平日之語有及於此者則彙而附焉予深歎其知學於此也夫立言以著書則其辭精而約師友之問答則其言辨而博精而約者必深思而後得辨而博者則快然而通暢此善學者所以讀古人之書而便作今日耳聞者也璹年齒方壯其進未可量也又安得不歎美於此乎新安朱子之闕里也聞其山林之間猶有縉紳先生黄髮之士相與授受使遺

言絶學猶有存者疇固多見之已乎其老矣得倘徉江湖之上尚當從疇求見其人而授教焉

送杜立夫歸西蜀序

天歷建元詔書播告中外天下翕然同心達順蜀帥以世臣宿將迺敢狂悖阻險為暴潼川杜巖肖一布衣遠方書生能言國家統緒之正天命人心之歸在我今上皇帝明詔忠厚之至也省臣奈何迷不知復陷吾蜀以不義之名而致殺毒於無辜者哉遂被重罪其得不死

者特幸免而已蜀事定省起杜生為掾行御史臺與蜀憲交章論杜生事宜見表異憲臺謄狀朝廷未報也杜生以掾進奏京師事已即西還人或謂生小留朝議必有處忠義先見之士者生曰吾以使事來當歸報耳不知其他也嗚呼君子之所為惟其義之當而已矣當慷慨論逆順去就時惟知義之所在當如是耳初豈有假此望榮進之意哉不然非有肉食之奉職事之繫也而甘以七尺之身自試於必死不測之危禍哉今日之事

御史言之朝廷知之天下壯之學士大夫韙之為杜生者可無憾也忠義必見用自繫朝廷弗繫杜生矣僕執筆太史若生之事敢軼而弗書乎非特為鄉里之有生也

送朱仁卿赴安慶教授序

國學之俊秀與貴游久處者歲貢八人於吏部前四人部補令史後四人除郡教授其自江南來者名雖在前不得補吏惟得為教授習俗移人樂吏之操權而速化

以為重不知教授之所繫不輕也趨走以事人與專席以講學者孰尊尚書侍郎書一札呼而使之與宰相命以天子之勑者孰貴咼以為易進取也教授未必盡沉淪部吏未必皆顯達然則教授豈相薄哉雖然是猶以利害較也明道先生欲取天下之賢者聚而教之京師其學成也則以分教天下一道德而同風俗其法莫若焉今自國家教之而出一郡其法良是已而其效不然者非法之罪也其學也修己之道或未盡其仕也治人

之道初弗知倀倀然徒以苟且尺寸豪末為意宜其不足於教授之行知學者之有感於斯言已乎盱江朱仁卿在上庠十餘年師友所共愛敬乃為安慶教授來求一言以為别某在成均時嘗書廳壁記曰今吾學之所講其書易詩書春秋論語大學中庸孟子其道則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所以明其道者顔曾思孟周程張邵朱之言也仁卿在此則遵是而學之往彼則循此而教之勿為新竒以取名勿為昏誕以狥俗賢而知者修

此以善導之愚不肖者准此而砭訂之使賢而知者據而立愚不肖有所化而改敦敦篤篤自信旣成又力行之三年宦成父兄子弟必有可望者愼勿自薄爲也仁卿齒業俱進慮事甚周巽順勤敏其於事上接下之容勾稽錢穀之嚴繕修屋舍器物之備時人以爲能者在仁卿爲餘事故特舉所以爲教者爲仁卿言之噫亦嘗言耳易曰君子思不出其位隨其所在而致力焉而已耳他非所計也

送趙茂元序

百十年前吾蜀鄉先生之教學者自論語孟子易詩書春秋禮皆依古注疏句讀授之正經日三百字為率若傳註史書文章之屬必盡其日力乃止率晨興至夜分不得休以為常持身以尚孝友惇忠信厲節義為事其為文多尚左氏蘇子瞻之說及稍長而後專得從事周程之學焉故其學者雖不皆至博洽而亦無甚空疏及其用力於窮理正心之學則古聖賢之書帝王之制度

固已先著於胸中及得其要則觸類無所不通矣此其大槩也集與舍弟未髫齓先君携之避地領海諸書皆先親口授十歲至長沙始就外傅從祖父祕監公必使求諸鄉人教之猶守此法也弱冠至臨川鄉人惟二人在焉一人為故宋樂安縣丞黄某子同縣人也江西帥臣黄棄疾以臨川内附檄至樂安縣丞獨不肯傳檄者國人義而不忍殺之去入深山中忍卧不至死教其子讀春秋而已其一人故宋崇仁縣丞范大治成都人幼

時嘗及從學滄江書塾中宋亡亦貧不仕時時來與先君先舅語舉書傳常連卷數千百言不遺一字天文地理律歷姓氏職官一問累千百言不止先君常勗某曰讀書當如范公之博立身當如黄公之嚴斯言猶在耳也於是稍從侍側問鄉里文獻之在東南者則知臨卭魏氏子孫在吳都眉山平舟楊氏在天台或在武陵桂之程氏在安吉學齋史氏在江陰同郡牟氏亦在安吉集仕京師歷年遂多皆不能於此有所考問而士友之至自蜀

者從而問之則遺老舊書多不存矣不亦悲夫至治壬戌集既免先君喪省墓吳門而趙君茂元在焉蓋與予皆眉山楊氏之外孫也以楊氏之學論之平舟公為朱氏張氏之學以道學自任其議論政事必出於此而見山公與其弟吏部公以春秋嘗為太學師陳義甚正非特文學而已宋亡五十年其門人學者皆盡諸舅氏亦已物故遺書存者無幾獨茂元猶能有所誦而傳之庶幾遺風流韻之可見者乎至順辛未茂元來調官京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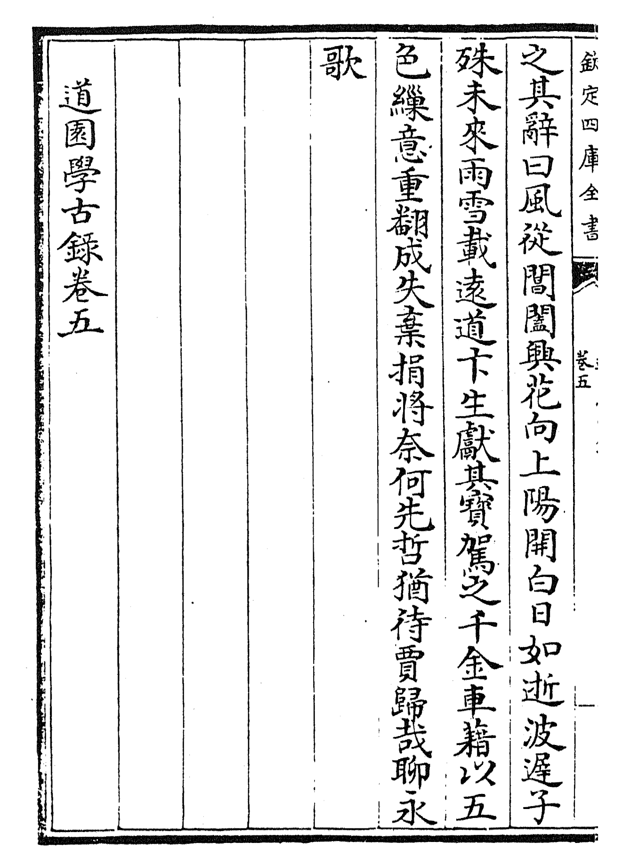
急於親養乞遠方一延徼以去集知其情不敢以館閣薦留也將行求一言以叙别念無足為茂元言者獨以昔者蜀人為學之説而陳之庶乎其鄉人昆弟子孫之在東南者因集之言亦有以推其先世之學而有立焉則區區恭敬桑梓之微意也集老矣茂元尚有以勗予也哉

送熊太古詩序

昔者周公孔子之為教蓋莫大於禮焉千數百年以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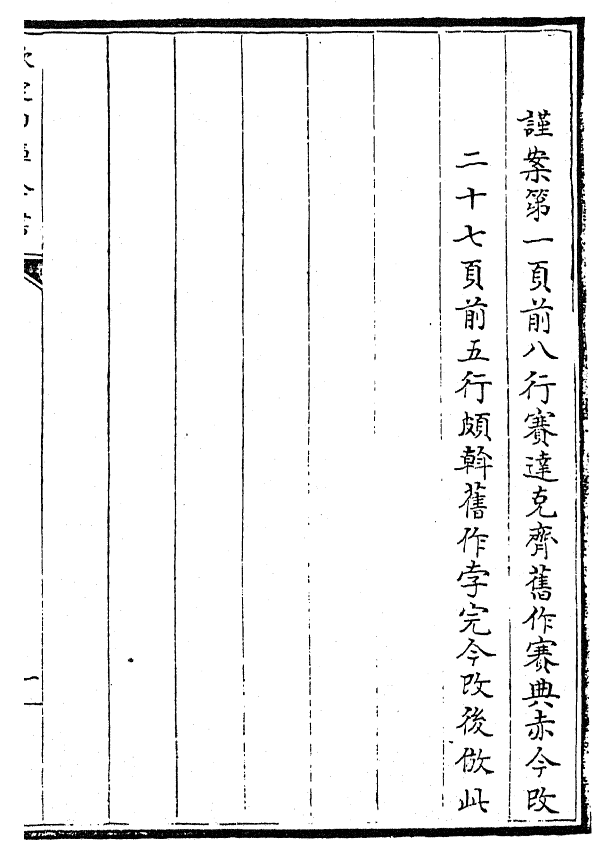
其書闕軼多矣漢儒即所聞而綴輯之因所言傅會之
先王制作之緒餘賴其記載而有可知者亦不可誣也
伊洛諸君子因遺言而得其心發真識以廣其義行焉
而安乎其躬道焉而信乎其人學者得以推見三代之
上豈不盛哉昔横渠張子與兩程子並起一時張子專
以執禮佐持敬之教可遵而行也世俗之弊樂放肆而
忽檢束之常狃見聞而失性情之正迂鄙其行事而莫
肯從繁猒其緒言而不知講於是綱淪而法斁所由來

之漸吁可畏哉豫章先生獨知憂之因進士之設科嘅斯經之鮮學其意遠矣先生之子太古承遺訓於指授又力究之有年儒林望之為日久矣薦書來上乃弗偶焉非惟朝之學士大夫搢紳先生惜之雖主司與偕貢之士亦莫不共惜之也夫學古者言淡而意深固不足以逞夫衒鬻之塲多識而博援亦不足以較夫涉獵之次抱器善藏夫何歎哉於是僕與一二同志欲相率而留之太古曰不可如是則有所不安者矣故作詩以送



之其辭曰風從閶闔興花向上陽開白日如逝波遲子殊未來雨雪載遠道卞生獻其寶駕之千金車藉以五色纈意重翻成失棄捐將奈何先哲猶待賈歸哉聊永歌

道園學古録卷五



謹案第一頁前八行賽達克齊舊作賽典赤今改

二十七頁前五行頗斡舊作孛完今改後倣此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龔大萬
謄録監生臣朱懷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道園學古録卷六
七

詳校官助教臣謝登雋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六千三百三十三 集部

道園學古録卷六 在朝藁六

元 虞集 撰

序

國子監後圃賞梨花樂府序

至大庚戌之仲春大成殿登歌樂成時雨適至我司業先生樂雅樂之復古顧甘澤之及時於是乎賦喜雨之詩推本歸功於成均之和迺三月辛巳國子監後圃梨

花盛開先生率僚吏席林臺之上尊有醴盤有蔬肴胾雜陳勸酬交錯飲且半命能琴者作古操一闋禽鳥翔舞雲風低迴先生於是歌木蘭之引以寓斯文之至樂而泳聖澤之無窮也明日僚友酌酒而賡之又明日諸生之長酌酒而賡之氣和辭暢洋洋乎盛哉虞某起言曰古之教者必以樂故感其心也深而成其德也易命大夫者猶與之登高賦詩而觀其能否茲事不聞久矣今吾師友僚佐乃得以講誦之暇從容詠歌庶幾乎樂

而不淫者亦成均之義也命弟子緝録為卷以貽諸好事可覽觀焉謹序

贈何明之序

中山何君以醫道行乎京師求視病發藥者足相踵於門旦暮不絶何君嘗以病緩急為先后不徇富貴不棄貧賤與藥當病不計其貲之高下故人多趍之衣服幣帛貨具至於車馬之餽常常而至君亦不甚經意也國子伴讀李生病寒熱日且久不解衆謀可以起其疾者

咸推君焉於是得何君治如法良愈生同舍為倒橐中餘貲以謝君曰予去家遠姑俟他日及生歸復來又致所以謝則又却之曰書生無為事此生思所以答何君者來請叙其事求歌詩於名筆以道之嗟夫名與實對義與利反今何君之為醫也不區區於一簮之獲而以活人為心其度越等儕遠矣誠有其實雖無文字之傳猶將見稱於當世況君子知其實而樂道其事者乎吾知何君之道章矣

李仲淵詩槀序

集賢直學士李君仲淵自録其五言詩而題曰宗雅觀其製名則其所以自喻者可得而知矣五言之道近世幾絶數十年來人稱涿郡盧公故仲淵自序亦屬意盧公然仲淵來朝廷為學士而盧公去世已久獨吳興趙公深知之至以為上接蘇州吳興博古通藝精詣入神兼古人之能事者多矣而獨常吟諷其詩每欲以詩人自稱而天下亦信其誠有不可及者迺獨推公若此信

知言哉其嘗以為世道有升降風氣有盛衰而文采隨之其辭平和而意深長者大抵皆盛世之音也其不然者則其人有大過人而不係於時者也善夫袁伯長甫之言曰雅頌者朝廷之間公卿大夫之言也其聞之矣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上之風必偃觀宗雅者可以觀德於當世矣夫

本德齋送別進士周東揚赴零陵縣丞詩序

至治辛酉富州周君東揚登進士第授零陵丞十月將

之官其州人熊君昶之尉崇仁實予寓邑也為之言曰君之行送之者歌詩凡數百篇天慵熊先生序之又百餘篇曰本德齋詩者州人之嘗從君者所賦也屬某序之夫門人弟子之於其師也聞其議論觀其容色而習其傳授也久矣其未見者施之涖官臨民者也今又將親見之則其期望視則者宜其異於他人哉别為卷而表之宜矣某聞之延祐初天子慨然思見儒者之治命執政講求取士之法執政者退而與廷臣議焉曰唐宋

科舉之制先朝議論常及之盖周人鄉舉里選之遺以為可盡得天下之士乎固不敢必以為不足以得天下之士乎則昔之大賢君子胥此焉出其弊者尚文之過也今為是舉者本之德行以觀其素求之經學以觀其實博之以文藝以觀其華策之以政事以觀其用通此其庶幾矣而或者以為此四者自古之人據其一已足名世今欲兼之不亦難乎是不知本出一原體用無二致也於是天子特出睿見獨斷而行之其宵旰望之之志

深矣縉紳先生之言曰吾黨之士何以報上哉益企而望之伏而歎焉庶乎其有以當上意矣初君與予弟仲常同舉進士而有司竟失君於乎上下之屬望豈不欲少見善治善教於天下哉夫世之言官者大抵各極其才智之所能至耳未有出於學者也令朝廷之初議若此宜必有豪傑之士自此出矣然而進士之見用為吏者或忌之或容之且以積歲月進分寸者視進士一日之易常情固不能無忌或曰是儒者新進宜於吏治有

所不知姑容之姑容之夫忌者未必非進德之礪而君子安有受容於人而莫之恥乎顧方屈曲睢盱以效夫常人之所能而未能也略不少見儒者之效則亦豈所望者哉雖然此衆人之言云耳殆未足以知君子之所為也本德齋詩者師友相與之言在焉予故得極其説不自知其言之過也君子亦亮之否乎零陵永附城也昔我先大父開國府君嘗守永今餘六十年矣豈無父老之子孫猶識其遺治者哉而山石之間登覽題詠之

蹟尚多有之周君佐理之暇時出游以自適或有見焉願歸以告其也

安敬仲文集序

默庵集者詩文凡若干篇豪城安君敬仲之所作其門人趙郡蘇天爵之所緝録者也既繕寫乃來告曰昔容城劉靜修先生得朱子之書於江南因以之遡乎周邵程張之傳以求達夫論語大學中庸孟子之說古所謂聞而知之者此其人歟聞其風而慕焉者敬仲也與靜

修之居間數百里耳然而未嘗見焉徒因其門人烏叔備承問其說以為學則是敬仲之於靜修蓋亦聞而知之者乎願序而傳焉嗟乎知之為知有未易一槩言者聖賢之道大矣世多豪傑能因其才識之所至而知其所及者其人豈易得哉昔者天下方一朔南會同縉紳先生固有得朱子之書而尊信表章之者今其言衣被四海家藏而人道之其功固不細矣而靜修之言曰老氏者以術欺世而自免者也陰用其說者莫不以一身

之利害而節量天下之休戚其終必至於誤國而害民然而特立於萬物之表而不受其責焉而自以孔孟之時義程朱之名理自居而人莫知奪之也觀其考察於異端幾微之辨其精如此則其下視一世之苟且汙濁者不啻蟣蝨之細犬彘之穢豈不信然敬仲氏終身師慕之則其所見何可量哉然靜修門人嘗有與予同爲國學官者從問其師說不予告也退而求諸其書見其告先聖文曰早因躁狂若將有志中實脆屈未立已頽

揆厥無成實由貪懦時馳意去凜不自容顧念初心怳焉如失觀乎此言則靜修道德之所至可見矣噫吾道之大豈委靡不振鹵莽依托者所可竊假於斯哉其必有振世之豪傑而後可也以予觀于國朝混一之初北方之學者髙明堅勇孰有過於靜修者哉誠使天假之年遂志以優入不然使得親炙朱子以極其變化充擴之妙則所以發揮斯文者當不止是哉又甞求敬仲於其書矣其告先聖文曰追憶舊聞卒究前業洒掃應對謹

行信言餘力學文窮理盡性循循有序發軔聖途以存諸心以行諸已以及於物以化於鄉然則敬仲得於朱子之端緒平實切密何可及也誠使得見靜修廓之以高明厲之以奮發則劉氏之學不既昌太於時矣乎惜乎靜修既不見朱子而敬仲又不獲親於靜修二君子者皆未中壽而卒豈非天乎予與敬仲年相若也少則持未成之學以出及粗聞用力之要而氣血向衰凛然有不及之歎視敬仲之蚤有譽於當世寧無慨然者乎若

蘇生之拳拳於其師之遺書如此益可見其取友之端矣是皆予之所敬畏而感發者故題以為序

題尹先生壽詩序

君子有耆年而居其鄉者眂寒暖之節以適其體治甘旨之具而備其養調其容色聲氣必循於禮以樂其心志則其子孫共之矣居焉而莫敢並行焉而莫敢先則其鄉人子弟能及之矣有容焉仰之以為表有言焉受之以為教奉之而不敢忽敬之而不敢違溫詔以問之

束帛以禮之則縣官有司能具之矣至若道其黄髮兒齒之興詠其耆艾康强之美倡焉而酬之宣焉而收之律吕之相和金玉之相應可以被之絃歌施之宴享于以推天地至和之委于以贊國家涵煦之深于以明鄉里風俗之厚于以見德齒久盛之美因以知時和嵗豐庶物阜多人得備養則非賢人君子不能已吾於會川尹先生伯仲之為壽也見之先生伯仲同年月日生延祐己未之嵗皆八十矣正月一日其生之日也其子孫

族人昆弟姻戚鄉黨將以是日爲酒饌合樂高會以慶之事聞京師大夫士之賢且仁者皆嘆而美之曰是豈獨尹氏之福會川之榮乎葢聖上盛德之所致而太平之明徵也乃相與歌而詠之可傳而觀者如此嗚呼盛哉雖然今日地大物衆古所未有也德厚仁溥歷代之所莫及也然則海宇之内田里之間以八袠識其甲子者豈止兩尹先生而已乎而詠歌若是其盛者何也昔周之時有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騧者傳

以為其母四乳而八君子者生焉聖人嘆其生賢之多也故頌言之而門人弟子識之夫盛氣之生物也觀夫動植之類葢有並生而駢育者矣然或不能以兩大或不能以兩久理固然矣一以名顯於昔一以壽著於今而其生也適皆以同乳見異不謂之異不可也以名顯者見稱於聖人見錄於傳記以壽著者見之詠歌采之史氏一時之雅不亦宜乎然而兩尹先生之生也天也其壽也亦天也非人之所能為也而兩尹先生之敎行

孝義友愛敬讓子孫順焉鄉里化焉則其所以致此者抑又有由矣尚論者年盛德者蓋亦觀諸兩君先生可也先生之孫侍書王邸嘗與予遊故為之序

送李仲淵雲南廉訪使序

延祐五年六月翰林直學士李公仲淵除雲南肅政廉訪使十二月二十有八日乘驛騎五出國門西去明日還書京師告諸執政臺閣侍從之臣文學之士常所從游者曰區區萬里之行每為諸公貴游平昔愛厚分當

言别益難為别亦不忍别也請亮其慺慺之誠幸甚嗟夫朝廷豈棄君於蠻夷哉雲南之域世祖皇帝親征而服之者也土廣物衆幾比内地常以親王重臣填之五六十年之間晏不敢動間或小不靖非惟其人性情則然亦有司亡狀失撫綏之故也且以其遠常不知其微而慎之每至於著而難也聖天子在御内外宴安寧輟文儒於禁近不遠萬里持一節以往者將使其人知朝廷不鄙夷之之意而凡仕於其地樂邊鄙之野陋頑鈍

者亦少見天子近臣之表儀文章有以歆羨而慕效也幾微之㫖其亦出諸此乎然則君子之雅志本朝固不忍一日遠之也誠知其意若是則何為是栖栖者歟某也聞之古者君之遣使臣也則賦皇皇者華其辭曰詵詵征夫每懷靡及及勞其來也則歌四牡其辭曰豈不懷歸是用作歌夫雅者公卿大夫之言也敢請述先華之意以遺之使下國之人知使者之來朝廷禮意有加於古昔逮其歸也則又述其有功見知而陳之以備一

代之盛典不亦宜乎

魏氏請建鶴山書院序

集適吳臨邛魏氏之在吳者曰起謂某言曰欽惟延祐制書周元公以次九君子者皆從祀先聖孔子之廟起讀而感焉昔我曾大父文靖公在先宋時轉運潼川嘗拜疏于朝乞與周張二程錫爵定謚從祀廟學所定謚令元純正誠是也豈意易代遭逢聖明從祀之典迺如其志於百年之後是固天理之當然因時而見豈獨先

文靖一人之私也起所思念者先文靖以一身任儒先之緒而亂離以來其門生學者死亡已盡無能有所發明而起生晚而力薄先世墜緒不絶如髪此所以朝夕兢懼如履春氷而憑秋濤也昔文靖之歸臨卭即白鶴山築屋聚書會友講習四方謂之鶴山先生及謫居靖州七年從學者益衆又爲鶴山書院於二靖在政府理宗親書扁賜之今周程朱張之所經歷與其門人弟子及爲是學者凡有遺蹟皆立學官我先文靖奮起西南

不後於諸君子而未有專祠建學於今日者則我後之人無所肖似者然也今臨卭故居莽為茂莞而靖之所存且亦無幾文靖實葬于吳即吳而祠之不亦可乎起將告于有司上請于朝以先人之居分藉在己者規以為鶴山書院請得與明師良友講求其所傳學子以為何如某對曰朝廷文治日新大夫士非正學弗學也若子之志豈謂豪傑之士將助成之朝廷有司固將韙之而天亦且相之也昔我先大父利州府君親以丞相孫

講學滄江之上時則有若資中趙希光昱成都范文叔仲黼李才蓀少才子長少約子該豫章李愚永修巳延平張子真士佺漢嘉薛仲章紱陵陽程叔達遇孫李微之心傳貫之道傳唐安宋正仲德之漢嘉鄧元卿諫從相為師友而文靖公以高科顯官亦來定交悉去記誦詞章之習切劘相長以究極聖賢之旨要吾蜀之士盡知伊洛之淵源則我曾大父與文靖公實發揮之也我曾大父建學簡州文靖公為之記曰所謂教者瀆諸天

地萬物之輿而父子夫婦之常不能違也驗諸日用飲
食之近而鬼神陰陽之微不能外也近思反求精體熟
玩期不失其本心焉我曾大父曰子言即予言也其志
同道合如此予以霜降水涸之餘知脫落凡近俗習而
歸求於此庶其志之有成也某雖不敏尚願誦所聞於
父兄者以與其子弟從事乎二家之家學幸名世之君
子有以終教之也

兩尹先生慶九十壽詩序

會川兩尹先生伯仲同以已亥歳正月一日生至今泰定丁卯皆九十矣而彊健聰明二翁如一其二季亦各八十餘昆弟之子總九人諸孫十八人曾孫十數人家庭之間慈孝愛敬藹如也丞相長史慥伯氏之孫也來語某曰昔翁之歳八十也子嘗序其事以啟羣公之賦詠當時榮之至今傳焉今兹又十稔矣起居飲食不減於昔年朔旦之吉子孫親戚閭里舉酒為壽自州郡長吏與大夫士之家居者父老幼稚咸集莫不歆慕而頌

禱焉誠不可以無述子為我復為之可乎集曰昔之壽
朋見詠於詩人久矣其後或相與高隱於深山之中而
精神風采足以聳動乎朝廷或名遂身退於既老之日
而盛德雅望足以敦厚其風俗著在信史見乎詠歌以
為一代之盛美者人人知之然而其人不必出於一家
其生未必同於一日則尹氏之異可不重紀乎且夫太
平之世物有盛而異者焉美若嘉禾之同頴瑞木之連
枝世猶或喜傳而樂道之況尹氏之人瑞乎且夫和氣

之應而瑞嘉生焉人物固無以大相遠也然而草木之偶見於年歲之間者其可與生人之盛同日而語乎吾嘗上遡二翁始生之年國家方得中原未數歲也甲兵未盡息呻吟未盡起也而渾厚純固之氣已潛復於摧傷零落之餘其見於人物之生者已有若二翁之盛身受安樂供養以觀乎列聖百年之治平謂之偶然可乎噫觀物者常因生人之盛而推考太平之始則必自斯翁矣善頌者常自一家之善而推本聖代之昌亦必自

斯翁矣某也屬書東觀敢不具録乎

送魯遠序

泰定乙丑秋南陽先生富珠哩公拜汴省郎中其子遠自京師往省來徵言焉謹告之曰古今學者茍有志於斯文則必嬴糧治裝違親戚去鄉井求明師而從之道塗不敢計遠近歲月不敢論久速期於業成而後已猶有遇不遇之不可必焉葢亦勞且難矣今吾子之嚴君天下之碩師也講明問辨不待出勤於外傅觀瞻儆則

不必近越乎戶限何其幸與昔予與公並於成均也日進諸生於一堂之上而誨之更互倡和以發明聖經賢傳之指歸不極於至當不止也當是時豈惟學者有所啟發雖以區區之不敏亦得其退過進不及之助焉然而不能久者天也吾是以知吾子之歸求而有餘也夫識察於動容周旋之間考析於言語文字之表視則之法也慎之於日用常行之微徵之以前言往行之實用力之地也以是事親日求所未知未能而求必盡其職

分焉所以歸求者如此吾子勉之

吳張高風圖序

泰定二年春翰林學士臨川先生吳公移疾假寓南城天寳宫之别館宫中之人因爲先生言其教之因起與今第九代掌教玄應張真人之制行堅白也先生曰世乃有斯人耶乃盡出真人家世鄉里苦節高行孝慈之迹神明之異求先生爲文先生言而天下後世信之未嘗有不試之譽也獨於真人欣然命筆具道其所立之

難所至之峻也且有傚於時俗者焉他日病愈返乎史館思真人之為人乘興巾車從以門生兒子即天寶而見焉及門童子辭曰真人深居至靜自中朝貴人大官至者未嘗敢以報先生勿訝也先生顧謂從者曰是其人視走高門縣薄唯恐失一夫者有間矣即命迴車蓋不唯不以為忤而更歎重其不可及自是夏多雨潦規再往未能也而真人曰秋氣且清吾不可不往謁吳先生因著芒屩戴臺笠策木杖布褐短才至膝從弟子一

人服亦如之步至國史院門上馬石上踞坐弟子告閽人曰真大道張真人上謁吳學士閽人相顧嘻曰他日見真人者至容服不若是疑不為通而先生方修實錄與同官坐堂上不知也先生之子偶出門見而識之進問真人何來真人曰吳學士子耶以杖畫地作識字示之曰還語若翁吾來報謁先生聞之亟出見真人去矣獨地上字畫在耳咨嗟久之使追及於麗正門南三里所長歌徐行音韻清暢上出林表追者不敢致辭而返

好事者高二公之風晝為圖以傳觀而托僕叙其事如此或曰昔孟子與南華翁生並世而未嘗相見二子之書具在莊氏之辯莫或嬰其鋒者惜乎其不見孟子也今吳張實相知又相求而卒不相遇遂無一言可以發其緼者其何以一道德乎僕曰觀其風致而思過半矣何言之待乎子必以其言求之乎僕試論其行矣君子之學以不欺為要有志於慎獨者果能堅制峻卓如真人之道行者乎吳先生葢累千百言刻之金石可考也

真人畫地之字葢子思孟子之言也有能因此而真知歸求者則真人之一字不為少也吾又聞真人糸出横渠其精思力踐殆有自耶則又有僕不能知者

送翰林編修王在中奉祠西嶽序

國史王君在中之奉祠西山川也同館之士為賦詩以餞之多道祈年之事者侍講曹公序之曰古者天子有事四岳葢考制度一風俗焉望秩其一也今歲遣使禮祠修時事必曰祈也將神明可以干福乎或者疑二説

之同異而問諸某某曰皆是也史館諸君子誠見皇上處太平之盛據中和之會然猶宵衣旰食思致斯民不忍一夫不獲被其澤者是以四方水旱之沴有司不敢伏宰相不敢忽也必以聞而拯之此所以偏舉於祈年也葢仁之事也曹公嘗位大宗伯為朝廷大儒老臣深練治道知夫奇衺之萌乘上意所鄉矯誣禳禬之方紛然日至以蠹財而熒聽殆不勝言故深憂之而為是端本之言者智之事也思兼仁智之說其使者之道已乎

夫祠使之遣自中統至元以來五六十年矣民間習聞之方獻歲發春吏民必盻盻然望之曰天子之使其將至乎庶幾有以撫吾人也祠事畢使者宜止車褰帷慰問父老以宣上德意而察其隱微鬱塞以待顧問之萬一豈非其事乎且并雍之境素以勤儉善年而比以歉告有不忍聞者凡所以佐吾民之術而上之人容有未盡知者可咨詢而得之乎吾蜀以罹兵之久山谷故郡縣之地多閒田敏樹蓺四方之民趍而至者以萬萬計宜

及此時節制均定以輯撫之使善良有所養而强黠有所檢以為他日之慮久遠之計亦有説乎凡此之類皆仁智兼盡之意也不然一乘之使誰不可行而有待於在中又有徵於曹公與諸君子之言乎

孔林廟學新設管勾簡西碧之任詩序

昔者禮樂之器魯蓋備有之是以聖人於老聃有問焉於師襄有問焉始仕於魯而與祭於廟也又每事問焉當是時雖曰禮壞樂崩而有官守者尚執其蓺事而不

敢廢也故曾子曰籩豆之事則有司存焉明器物事爲之有可徵也去古益遠雖有司之末亦亡絶無餘矣而猶欲以爲非君子之所重可乎成均嘗設管勾主廟學禮器祭衣之屬致和之元孔林亦放而設是以吾簡君始爲之君子善官守之復古而選擇之得人也多賦詩遺之而求序焉乃爲之言曰嗚呼聖帝明王之制作猶可見於今者則吾夫子之所删定賛述而存者而所謂器物事爲者亦其具也前三十年導江張達善氏嘗

為孔林之師固嘗發明斯道之大以迪其人矣所謂器物事為者初不廢也今簡君往治其有司之事尚善其職守則君子又將因夫器物事為之存者而徵焉道因不外是也或因本而及末或即粗而得精沿遡並行不悖不亦可乎張先生吾蜀人其外祖氏之門人也簡亦吾蜀人故得盡吾言焉而非私也

隴右王汪氏世家勲德録序

國家龍興朔漠威行萬方金源日蹙吏士守者或降或

死且盡不能成軍山東西之間豪傑並起據保城壁大抵非金署置之舊隴右鞏昌汪氏據高制遠統郡縣數十勝兵數萬號曰便宜都總帥柵石門為金守者三世及我兵攻鞏昌則金亡已三世矣汪氏猶不忍降其士大夫皆曰君死國亡民將安歸乃縞素為金發喪登陴哭三日因皇子庫騰以自歸太宗皇帝察其誠仍以為便宜都總帥鎮故地取蜀之役資糧甲兵之賦終始畢給功多之紀他將鮮儷焉此諱世顯者所以封隴右王

也王有子八人孫十有九人多居將相官封公者已八人傳五世兄弟子孫百八十餘人總軍鞏昌者既世其職餘多大官尤顯者今御史中丞壽昌也其兄成都萬户嗣昌曰世荷國恩功業在盟府褒卹有制誥世次具譜牒行事歲月則先塋家廟之碑文在請輯録刻模以傳于世謚諸太史太史虞某曰予觀于功臣之家以世業顯融者固多得統其軍世守其地者惟汪氏或曰道家忌三世為將汪氏之德必有大過人者其言信歟予

固以為汪氏先人事故主無憾見信國家非他人所得而及也歟

送祠天妃兩使者序

世祖皇帝歲運江南粟以實京師漕渠孔艱吳人有獻策航海道便以疾久之人益得善道于今五十年運積至數百萬石以為常京師官府衆多吏民游食者至不可筭數而食有餘賈常平者海運之力也天歷二年漕吏或自用不聽舟師言趍發違風信舟出洋已有告敗

者及達京師會不至者蓋七十萬天子憫之覆溺者家至載之明詔廷臣恐懼思所以荅上意或曰有神曰天妃廟食海上舟師委輸吏必禱焉有竒應將祀事有弗虔者與宜往祠有勑翰林直學士布尼雅錫哩蓺文太監宋本其行嗚呼二公能導上意致誠敬已事而竣周覽其形勢風俗而觀其政治之得失亦有可言者予往年甚嘗適吳見大吏發海運問諸吳人則有告者曰富家大舟受粟多得傭直甚厚半實以私貨取利尤夥器壯

而人敏常善達有不願者若中產之家輒賄吏求免究
轉期迫輒執畸貧而使之舟惡吏人朘其傭直工徒用
器食卒取具授粟必在險遠又不得善粟其舟出輒敗
葢其罪有所在矣今日之事此其一端乎近歲大農以
之用告會議廷中各陳裕財之說有獻議曰國家方取
江南用兵資糧悉出於中原而民力不至之絕及盡得
宋地貢賦與凡貨財之供日輸月運無有窮已而國計
弗裕者上不節用而下多惰農故也且京師之東萑葦

之澤瀕海而南者廣袤相乘可千數百里潮淤肥沃實甚宜稻用浙閩隄圩之法則皆良田也宜使清彊有智術之吏稍寛假之量給牛種農具召募耕者而素部分之期成功而後稅因重其吏秩以為之長又可收游惰弭盜賊而彊實畿甸之東鄙如此則其便宜又不止如海運者奈何獨使東南之人竭力以耕盡地而取而使之歲蹈不測之淵於無窮乎時宰以為迂而止宋公家京師既首廷對未嘗一日去朝廷歷丞相御史府為名

法從忝預國事而學士嘗以使指出南詔西南降蠻夷部落所謂大小徼里者方數千里引其酋長入見才與其從者數十人俱無一兵一財之費二公之重且賢如此旨意其有所在乎不然禱祠之官豈無其人而以屬之二公乎故同朝皆為之賦詩而某為之序

詔使禱雨詩序

陜右比歲以旱饑告縣官出粟與財省賦已責以振之而不能拔力田者布種於土而暵熯弗生貨幣並竭商

賈去歲國家有大正於逋誇宿愾守者迷去叕之宜神怨人怨天不悔禍及計窮歸服而吾民之病日深矣居者瘠殍行者道殣存者十二三天子為選大吏治行省臺出大農之帑鉅萬者數而雨終不降人無生意於是行省臺之臣使人入告于朝曰天子幸念疲氓使臣等奉宣德意既竭駑鈍靡神不舉而靈貺弗臻意者天子使專使持玉幣以禮其山川庶有濟乎宰相即日以聞天子愀然以興曰孰能稱朕使者於是翰林直學士布

延實哩以誠愨精敏將命直指乃四月已亥受旨幄殿陰雲低回盻蠁孔邇學士乃召驛傳謹齋戒不留宿于家乙卯祀西嶽五月丁巳朔雲雷雨大作辛酉與行省臺臣共禱于城中之羣祀壬戌與左丞額琳沁禱於太一元君廟即大雨其日又詣高山太白峽靈湫廟湫在絕頂峽隘石險炎暍喘汗𡙇掖僅至親致上命下即祠官幾數十里祠故唐作積蕪不治牆毀瓦墮妥歆無所祠者俟命門下上無庇蓋跼蹐中夜並見雲興于湫

頃而滃合明日又禱大澍連日於是東自陜州西至鳳翔南達興元北暨鞏昌皆來告足甲戌至鳳翔與憲使郡守祀於雅爾滿神之廟雅爾滿者高昌部大山有神高昌人畱闕中者移祀於此云既祠又雨丁丑祀西鎮之吳嶽亦雨竣事乃還而隴陜之間田苗浡興瓜蔓有實稍有廬處而守者下車詢咨則曰宿種在土得雨始萌蘖埴日滋是以烝長苗秀且實而瓜瓞可食矣由是疾疫頓愈而流移未遠者漸克來歸七月辛酉復命于

上都行省臺各遣使入奏如其言而學士以其副致國史子得而覩焉嗚呼天豈不念斯民哉彼旱饑至於斯極者誰實為之聖神一念之發使者將命之謹而效應如此逆順誠偽之辨可不察乎故備書之與吾黨之士詠歌焉

國子監學題名序

世祖皇帝至元二十四年置國子監學以孔子之道教近侍國人子弟公卿大夫士之子俊秀之士其書易書詩

春秋禮記論語大學中庸孟子其說則周程張朱氏之傳也監有祭酒一人比立監先置此官許文正公衡首為之司業二人監丞一人後又置典簿一人治文書金穀學有博士三人助教二人後增置六人其下設正二人録二人司樂一人典籍二人管勾一人以高第弟子充秩滿則官之弟子員今五百六十人天歴二年始克追考祭酒至助教姓名歲月刻石來者尚繼之俾後有所徵三月甲子序

送江西行省全平章詩序

詩不云乎顒顒昂昂如圭如璋令聞令望豈弟君子四方為綱何其善言君子乎鳳凰麒麟非所以資服乘也醴泉芝草非所以適饑渴也然而一日至焉山川為之春涵草木為之玉潤蓋天生神物稟乎冲和之至自然有所啓達無所事乎用力也今平章全公名臣世家高情雅節至正而不厲至明而不察達乎事物之變而不屑於言究乎天人之緼而不滯於迹淵乎其有道充乎

其有容氣完而不忤於物接用大而不事於小施幾古之所謂杜德機者乎江右有水旱之菑民力竭矣天子慨然輟公於親密之地以往塡之吾民其庶幾乎豫章之流湯湯匡廬之雲蒼蒼公超然有意於其間乎君子來朝其旂旆旆鸞聲噦噦請得與都人士共俟焉

送李道濟之官夷陵詩序

東觀古稱蓬萊道山今尤為清華高簡予與今禮部康公子山尚書在館時新進士六七人為之僚道濟以文

學署掾一時雍容蕭散非特人羡之諸君子亦自以為樂也未年歲間各遷官散去掾獨留館數年始得官吏陵幕來徵文為別吾聞州小而地僻民淳而事少魚米筍菜可以奉甘旨江雲峽雨可以極游覽益樂不在館閣之下昔子之鄉先生六一公嘗令夷陵欲借書觀之而不可得乃從故府取吏牘而徧閱之於是周知情偽備察姦利謬欺之故悵然以為深感後公為政治郡輒有大過人者及代包孝肅公尹開封清簡平易乃有過

於包公者則夷陵閲牘之功有以增益之也天下未見書莫盛於東觀道濟既得讀之累年今之夷陵吏牘固其職尚毋鄙其事而盡心焉鄉先生之芳躅不亦可庶幾乎

送台哈布哈兼善赴南臺御史詩序

古人有言朝廷天下之事宰相可行之臺諫可言之行者或不無牽制而言者庶幾得以盡心焉非其位不得言得其位或不足於言故世以為難也兼善以先朝進

士第一人事今上天子于奎章之閣一日輟以爲行臺御史此所謂得言之位可言之時能言之人者乎予聞之事有大小緩急之異小而急者驟言之大而緩者深言之而又有大且急者如東南水旱頻仍民力凋耗賦用不給者乎吾意兼善受命之日念故已在此矣醫之爲病也知證易用藥難藥具矣而病家用不用服不服又有不可知者而醫不敢不盡其技聖天子在上視民如傷當宁以思無言不從無諫不入兼善在閣下朝夕之

所見者也使數千里之遠如在旒黈之下非兼善吾誰望予諸賢賦詩贈之裒集爲之序

送進士劉楨序

今歲吾蜀與計偕者五十皆以鄉里來見既退坐客有啚爲予言者曰五十皆美才如木向春唯年最少者二人差後然皆佳士次二坐者家必有隂德予漫聽之不以爲意及南宫奏進士名果三人先登次二坐者昌州劉楨維周也及登第始克問其鄉里氏族家世父兄所

治業乃知劉氏世春秋學避兵瀘州因家焉鄉人為言劉氏之遷瀘二十餘口及避兵唯字德甫者獨存有子女三人城破子女俱失久之得其二子德甫夫婦念其一女尤切次子善卿思解其親憂行四方求之知為楊將所得又轉之文文豪虐百計不可得無以悦親心不遑寧處善卿子偶至成都聞文亡家析其姑適同停者敘南程復元有子身悉所將貲竭衣裝盡購得以還至家善卿問曰戍都知姑氏音問否具對以文亡適程狀

曰何不購以歸曰皆至矣善卿大悅德甫發矣未及見之諒以子孫能奉已爲愜令程氏夫婦偕其子俱養善卿家衣食如一中外無間言善卿子即楨也進士來見者首張岡于高次者楨次者支渭興文舉次則李珍彥博令孤子仁彥安也或言維周得姑氏歸與其父對咨殊類范丞相麥舟也意欲予書之予不敢靳予言也故具載如此詠歌而傳之則在能賦之士大夫君子矣至順庚午閏七月二十八日書

陳雲嶠省親詩序

夫神駿之馬可以一日千里而不可從容鑾和於交衢之舞寬博之衣可以揖讓升降而不可奮揚干戈於戰陳之交隨其所遇而周於用者世常難其材焉泗人陳君新甫以名將相家遭逢盛明廣大之日其昏姻皆衛霍金張之門其交游蕭嬰布皐乘之屬散萬金於一醵而不爲泰待千乘之卿以長揖而不爲敖此其人豈屑屑錐刀之末求譽於鄉原局局於衛檗之間而效用於

軏轍者哉宜乎一出而受知仁廟驟命以三品之貴而不屑也既而草儀前殿賛禮明廷俯仰進退郁郁乎有文是以英皇肇行鹵簿既閑習於緜蕝之初皇上親祠太室妙對揚於顧問之頃博聞洽禮之士無以加焉世所謂難其材者新甫其兼之矣乎吾嘗見其退食也琴書在前寄逸興於篇翰其屢空也賔客散去無悔志於當時其孝於親也出乎天性方承顏於膝下母命之仕則仕從事於朝廷母思其歸則歸其去就之決又有如

此者同朝之士喜其歸省之及時惜其投簪而躔遠作詩以餞之吾聞新甫之在維揚也東渡大江得佳山水於常潤之間登高丘而望滄海見其所謂雲嶠者眇然手虛明浩蕩之外將無乘風而長往乎太夫人年高新甫方强仕願敦孝弟之道以成忠厚之德吾占諸易得漸之上九鴻漸于逵其羽可用爲儀吉新甫尚翩翩而來朝哉

宣城貢先生慶八十詩序

宣城貢先生年八十之歲親戚鄉黨郡縣長吏部使者
咸往慶樂之中朝公卿學士大夫嘗與其季仲章同朝
者聞而咨羨焉為文章歌詩以授其子師正俾歸以為
先生壽而集題辭焉夫古之人所以尊夫髙年者詩書
琴瑟足以相其徳衣裳鼎俎足以奉其體子孫賔客足
以樂其志遭時昇平耳目不接於拂膺之境則為全美
焉而先生皆兼有之誠所謂人瑞者乎昔者西都諸儒
申公伏生皆八九十至於百歲而浮丘伯或者又謂其

得仙道壽益不知其紀也貢氏明經世家也爲申爲矦爲浮丘固其宜哉

送甘以禮詩序

集之從祖惠州通判府君以歲丁丑避地至古端而殁焉即葬於其郡之江上内附國朝以來諸叔相繼淪謝獨先叅政郡公北還規往迎遷率以事阻歲時嘗遣子弟門人往省後先公老猶恒以此爲念集仕於朝未獲申先志而無一時敢忘也泰定中甘君以禮有交游之

舊適調端幕府集以情告焉以禮既下車期月之間政以敏辦乃率其僚與縣吏以暇日即吾壠而問焉則樵牧游至耕者或侵其域矣乃召訊故老而得其實伐木表其處曰虞通判墓置守冢一户俾食度舟之利以圖永久且將祀諸學官而秩滿歸矣武夷詹君景仁僉憲廣東行部至端申理其事大抵皆以禮之遺也集家本雍蜀兵火以來墳墓散在東南者未能一一歸葬而省掃不能歲至先惠州之墓乃蒙以禮高義如此其感激

何可忘耶以禮調官京師僅取便家一筦庫以去集備位班行知以禮之材賢而不能薦感以禮之恩而不能報於中心實有愧焉故直叙其事以識别乃若區區之心尚或自見於他日乎

曾魯公世家盛事集後序

聞故史臣曰宋昭陵時韓魏公與曾魯公同為相歐陽公叅知政事韓公於法令典故則問曾公文學人材則問歐陽公百官奉法循理而朝廷治隱何其盛也然則

不治者其由於不奉法循理也歟古之人所謂豈弟君子者益以為有盛德備福之人則可以為治世者也至順三年十月曾公之裔孫香山令淳來京師以其先世門人林彬所述曾氏衣冠盛事一卷來相見曰東都之事備矣而南渡後若乾道宰相慶元倫魁以下益略焉將叙而録之鄉先生傅季謨甫謂淳曰雖虞氏之在史官者宜請叙之是以來告集惟先忠肅公實與相國同事阜陵有同朝之好不敢忘也故謹書其事如右莆田

陳衆仲慶歷從官故家今為國學官嘗為余言至元時有御史按事過泉州問曾氏家廟所在而敬拜焉初内附族人驚不知所為御史乃徐言族人我魯公諸孫之留居鄭州者也出譜牒叙昭穆與族人昆弟父兄相對愴然泣下隨至白石村拜墓驩會一月乃去惜不記御史名予從弟弦至治中宰管城知有曾氏墳墓在其境亦不知御史何人淳行求之以見諸譜可也嗚呼前朝世家子孫至于今淪落盡矣淳言曾氏猶數十房淳雖

遠仕南海上然去鄉不遠惓惓以先世遺事泯沒為懼而輯錄之忠厚之澤於此葢可見矣後之人尚鑒茲哉

禁扁序

繼志故翰林學士承旨中書叅議魯國王文康公之次子也世祖皇帝既取宋淮南忠武王還奏留董忠獻公鎮綏江南時文康公以翰林應奉文字使董公軍中因謂董公曰宋氏經史圖籍文書畧備不及今上送朝廷懼將散軼不可復得關係甚重也董公竒其言悉錄中

秘外府圖書連舸致之京師而屬文康公護之今館閣所藏多當時故物有識者甚韙二公所為也于後文康公揚歷臺省賓客門人一時文學之選皆在是以繼志兄弟見聞異於常人又以彊記博學稱於時自紈綺之習固無與斯事而寒儁視之更興寡陋之嘆矣禁扁之書在史館暇日所編號為詳贍而他著述尚多也繼志年富力彊好親師友則所學尤當不止如著此書者

送趙茂元歸鄉序

百年之前吾蜀文獻之懿多出在東南名家者數十宋亡先輩凋謝流風餘韻其或存寡矣眉山趙君茂元自其大父王大父世以春秋掇危科登顯仕有譽聞於當世與同郡楊氏史氏程氏家氏門户相望互為婚姻雖遠在吳越家庭之間郁郁乎故鄉近古之意也内附垂六十年茂元父子服其冠衣講學郡縣不以官卑禄薄為嫌意氣濯如也藹如也至治壬戌予適吳將即遺老故家而有徵焉未幾召還史館未及有所訪問獨茂元

方為吳學正得從容焉而茂元有悼亡之戚亦不獲盡所欲言也後十年調官京師乃取閩中一巡徼以去曰親老矣急於養焉又匆匆以別噫予終無以廣其寡陋也乎前年被詔纂述史記頗恨蜀學微絕諸君子緒言不少見於故府聞茂元得其曽外祖平舟楊公遺文將從官下并其家集刻之此志誠忠厚矣集欲更推其意訪諸家之有傳者錄以上送其於補塞闕違不亦美哉敢書此以為別

道園學古録卷六